

画岁月

□董国宾

我想画岁月,画一幅时光那头的画。不,一幅画画不尽小村庄上空的流云和炊烟,还有田埂上的青草棵及旁边的虫鸣和风声。我最想画的,是岁月那头父亲不息的耕作和没完没了的言教声。

一握笔才知道,我这书写文字的手是拿不动画笔的。只是,言不进则写,写不尽则画吧,尽管我没上过作画这门课。我的第一幅画诞生了,画的是排排简易交错的屋舍、牛栏和土堆,空隙处杂生着一丛从小草和野花。公鸡飞上了柴垛,牛车歇立在矮墙根,小孩子在村子里来回跑。抹不掉的记忆里,早就应该绘这样一幅画。不知从啥时起,这幅画就深埋在了我的思想里。一弯腰,一转身,都是它的影子。它给我勇气和自信,让我在生命中去搏击风浪,不停歇地往前走。它还给我亲情和快乐,给我无尽的动力和追求。因为这幅画,深藏着我遥远的根脉和故土。那每一片瓦,每一个犄角,每一棵树,都是浓稠岁月里跳出来的一枝花。擦一下眼睛静下来,这幅岁月的画,抖动着父老乡亲的脊背和身影。每一个升起太阳的早晨和日落,他们都在那个遥远的小村落里一天紧过一天地度年月。一步步往前走的日子,父老乡亲从田间劳作归来,阳光下,瓦片上,柴垛上,檐头,薄薄的炊烟像如绵的云,腾空而起,冲向天际。一片片晚秋的落叶,像一只只起舞的黄蝶。又过了一些日子,屋顶上又挂满了清亮的绿叶。从这幅画里走进,我看到寒冬的晨光里,母亲皴裂的手在淘米。看到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在腌冬菜。还看到春荒里的母亲,望着天空摘树叶。母亲立在屋檐下曾对我说:“儿啊,直起腰来往前走。”这第一幅画,我画得歪歪斜斜,又像田埂一样弯弯曲曲,但我执意还要画。

我的第二幅画作画成了,画面上,烈日高悬,田地里长满了青苗。父亲从河沟里挑来一担担水浇过去,像是浇在了心尖上。头顶上蜻蜓在热浪里翻舞,田埂上滚落一串串热汗和汗珠。旁边的枝头上,小鸟扯着嗓门在歌唱。这幅画,线条一点也不流畅,但我喜爱它。瞧上一眼,就会一头扎进岁月中,总也不想走出来。那块簇生青苗的庄稼地,父亲的青年、中年和老年,都把心思留在了那里。父亲猛吸一口气,把榔头举过头顶,用力砸下去,硬实的泥块就碎了一地。父亲还把结实的腰板弯下去,瞪大眼睛把疯长的草棵剔出去,然后挑来水。等到青苗一昂头,父亲才会长长喘一口气。那年逢天灾,父亲种下的一棵棵青苗没长成就死掉了,土地荒芜了,父亲三天三夜没哭都没哭出声来。这幅岁月的画,好沉重啊,掂在手里都会脱手,一走进去,就能看到没完没了的好多事。那年父亲勤地,年幼的我在后面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父亲一回头,双手摸着我的小腿,高着嗓门说:“孩子,将来好好学本事,让土地也能飞起来。”这句话父亲今天说,明天还说,后天还是这样教育我。地头上,父亲的话最中听。

我又画了一幅画,虽然不平整,但我觉得好美。这幅画,是时光那头小村庄西边的一条河。河道窄斜,却把整个碧空抱在怀里。白云钻进水里,几只水鸟在上空盘旋飞翔,划了一个大圆圈。河面上油绿的水草像柳叶,清澈的河水里,有小船打桨划过,每打一桨都会捧起一把闪烁的日光。最可人的,鸪鸭来这里戏水,一群孩童在清凉的水里嬉闹。当摇曳季节的风吹来的时候,绿波你追我,我追你,好舒心。我很喜爱她,爱她的每一个眼神和河堤上每一片小草尖,我打小就看到了她的美丽和质朴。家乡的风啊,我画得近乎粗狂,却很认真。我会一直保存下来,让她在迎面走过来的每一个日子和时光里扎下根来。

我想画岁月,画不尽的岁月里,一幅又一幅画捧在了我的眼前,让我一遍又一遍看到了时光那头的凝重和美好。

风且吟听

河口在任何一部有关黄河的著作里,都是一个分水岭。大河转弯,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折。承上启下是河口显著的地理标志与人文特征。在黄河“几字弯”的顶端,大河挟蒙古高原而下,襟带晋、陕,黄土高原窄路蓝缕,开启了晋陕黄河大峡谷不同凡响的地理传奇。河口两岸古城密集,闻名天下。对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解读来说,古城是人文历史深厚的代名词。在地理和文化视野中,河口是河山带砺的地标。黄河上中游分界处的地理风物,皆可以纳入河口的人文历史叙述中,比如云中郡、胜州、东受降城等,这些占据史籍宝贵书页的记录与叙述,往日的风华尽显乾坤。

黄河恣意汪洋延展的身形,在阴山下踽踽,徘徊进入敕勒川后,曼妙的身段舒展于土默特平原时,它的诗人气质适合大写意,与黑河联袂,谱写了一曲千古绝唱,缔造了黄河与敕勒川的文化历史传奇,却不期与黄河大峡谷狭路相逢。清康熙皇帝曾感叹,“解缆风犹紧,移舟浪不兴。”这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发展,反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古城的分布与黄河密不可分,也决定了它的文化气质与性情。隋炀帝“紫髯擎握肉,韦鞬献酒杯。”的叹谓,就是多种文化交融贯通的见证。河口无疑是黄河与大黑河无数次较量、磋商、妥协,反复沟通后达成的一个默契,并在这个段落上勾勒出与众不同的山河景观。地理上的豁达与包容,四季物候与历史文化相得益彰,比如黄河湿地与海生不浪文化,在今天很容易让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融合形态。

在这种形态的想象里,我注意到了两种食物——辣椒与葡萄。我不知道这样的融合,是否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文化形态的气质。但至少,这两种食物让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填补美食与文化缝隙的途径。辣与甜,不论从食味还是文化气质上都大相径庭,但它们奇迹般的在一块土地上锦上添花的存在,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不能不说是这块土地的异禀。

粉汤在黄河中游不是很讲究的食味,但也没挡住它向民间蔓延的趋向,流行到千家万户。汤糕是河口的名吃。大河千里,白波九道,豆腐是口齿生香的食材,它可以烹任出无限美味可口的菜肴。在磴口、河口、磴口九曲盛丰的黄河两岸,也是土豆与黍稷的产地,这为粉汤、油糕提供了充足的食材。粉汤、油糕至少是50万平方公里流域的口福。水流云聚,地理的延展,给了食材一个活跃的造型。河口的粉汤,主食材似乎是粉条,但缺少了豆腐的辅佐,它可能就是一个阿斗,而它的灵魂其实是辣椒。磴口名吃三块瓦,就是豆腐与辣椒的琴瑟和鸣,风味里有黄河的风海水韵。在黄河两岸,豆腐与很多食材连理,成为各种风味,尽管身形成不变,风味却千变万化,始终和衷共济,独领风骚千百年。簠簋时光,粉汤油糕这对千年之好,既是礼飨,也是招待贵客的美食。河口人一生经历过多少大事就要吃多少粉汤油糕。粉汤油糕的文化属性,以下里巴人之材,行阳春白雪之质。属于它们的的风习与礼俗也绵延不绝。

很多年里,随便抓一把粉条,打一块豆腐,撒一撮辣椒,做一锅香喷喷的粉汤,连葱花也免了。从地里或下班回来,就是一顿美味了。呼噜拉拉两大碗,大块朵颐,日子很踏实。色、香、味全埋在一张汗津津的脸上。这样的场面,在黄河两岸屡见不鲜。很多年过去了,现在大家在匆匆的生活中,忙里偷闲也还是要去吃一碗粉汤油糕。碗大汤宽,也是时光悠然而静,筋力,亦是对陶然自乐生活的回味。这样的春秋,似乎才是意念中的河口。每次去河口,也总是要喝一碗粉汤,吃两片油糕。这两年河口油糕风靡,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河口味道的滥觞。它只是河口自然风物的一个张牙,岁月更替的进步在食材取舍上的一个此消彼长。食河口炖鱼,不吧唧几下嘴,没有那几声别样的响声,仿佛那美味就失了声色。这其实还是辣椒底里的差参和反转,是一款美味在人们的快感中

唤起的惬意回声。

通常,河口一带的人们,在成片的土地种上辣椒与葡萄。辣椒借助其他食材受魂于天,以一己之味占领大家的口感与味觉,自成方圆。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和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气质相符。葡萄玲珑宝石,晶莹剔透,却与“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情境不合。大自然与文化的统一与对立就这么神奇,潜藏、蕴含,昭彰却不显山不露水,和谐既丰美,衣袂飘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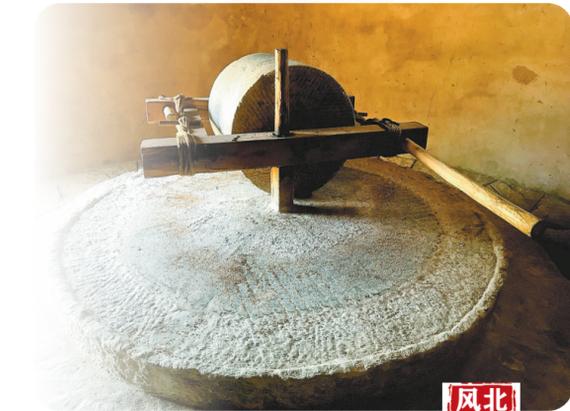
作为黄河上中游分界点的河口,很多食物是经过辣椒的画龙点睛后,才有了灵魂,也才成为美味。唯辣椒的连理,才有了一个即普及于空间,又延展为时间的媒介,连文化的推行也落在了实处。一碗普通的拉面,河口辣椒渲染一下,顷刻就灵魂出窍,日月焕新了。有辣椒的加持,河口葡萄绿珠初醒,琅玕溢香,压枝骈闹,照了晴辉。珠玑耀目,犹争一尺光华,满架走青虬。便是河口的举世,也有了方水土的风光露圆。地理上的豁达与包容,四季物候与历史文化相得益彰,比如黄河湿地与海生不浪文化,在今天很容易让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融合形态。

云中城的美好传说

一种新的融合形态。

河口食事

□钟颜



河口磨坊

建中

摄

风北韵疆

中,时光过了两千多年,黍稷喜登枝般的生长,为油糕的盛世而出提供了机缘。河口黄灿灿、软筋筋的油糕,曾经惊艳了亚运会的餐桌。黍子是河口一带传统的农作物,古云中冀冀的云朵下,一望三千年,绵绵延伸的田畴里是茁壮的金垂。禁不住让人去猜想,很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在结绳这一款美味时,一定是一颗天才的心灵与一双天仙的手重合了,出神入化地缔造,带有大自然先天的妙意。往日的窄路蓝缕也在一种美味中得到舒展,仿佛月明望了清影。结绳的过程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到最后道工序揣糕完成后,黍子其实就涅槃了。那些作春醅绿的生活场景,也在我们过往的生活中,演绎了很多年。而最深情的妙想和奇思,却莫过于酸饭了。

祥云低垂的地方,干湿恰到好处,适合酸饭发酵。做酸饭是黄河两岸百姓的拿手厨艺,相对于炖鱼,更为得心应手,似乎也更接近于天籁。金黄的糜米“浆”到罐子中,经一天发酵后,浆和米同时入锅中熬煮,米花开裂后,酸味至此成了微甜。焖、煮、蒸,可做成不同的形式。浆汤长短是酸甜的尺度,筋力、味道也蕴藉而生。“熬”不是一个随意的词,它把酸饭的性灵发挥到淋漓尽致,由酸到甜的涅槃便在其中完成了。酝酿地久了,天人消不得,经岁生祭祭。酸米汤是浆头,新汤易旧汤,屡替屡续,越替味道愈纯。米汤是黍稷的精油,浓缩、含蕴了米的品质,细腻、绵密、

醇厚,似乎分不出层次,却萦绕在舌底,津生美妙。饭前吃一碗酸米汤,利爽;饭后嚼则消积。酸米汤是河口人的“迷魂汤”。河口黄河两岸的百姓三天不喝就想得慌。曾经有一个发了家的河口人,去海南度假,夜里想吃酸粥,早上起来给家里打电话,飞机上捎来一碗,迫不及待吃了一口,不无遗憾地自言自语道:放点山药就好了,怎么不带点辣椒!山药酸粥拌油泼辣椒,佐红腌菜食,在河口两岸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好记忆。黄河两岸以糜米饭为主食,鱼汤泡酸糜米饭,在河口两岸人的心中,是垂涎欲滴的好茶饭,也是乡愁的起点。

河口炖鱼很简单,简单到除了辣椒,似乎已没有了其他佐料。河口一带也产茴香,亦是一款美味。炖鱼时,茴香是焙过火的,香劲挺拔,但辣椒一入锅,顷刻就把它的香缴械了,湮没了。怀柔茴香后,河口辣椒柔和的香气无孔不入,瞬间便是辣椒的天下了。那香味便前裂开来,香气一阵阵喷出,慢慢升向空中。河口辣椒的红很醒目,耀眼的时候,也酝酿起了口颐,很快便蕴藉了食欲,津也就盈舌了。便是看上一眼,那红的弥漫就润开了味蕾。叫它中国红,抑或东方红再恰当不过,还没有哪一款辣椒,以香而不辣取胜,圆润、温婉、回甘,宅兹口食。在

鼓中的河口,满村子都是炖鱼的香味儿,波澜壮阔的汛期如期而至。炖鱼锅里,辣椒的香味儿与逆风缠裹,远处的大河中,浮动的凌块,如莲花堆涌,祥云随水。一低头,撞上一锅红辣椒,袅袅的香气遮了视线,弥了鼻腔,色、香、味、天、地、河,构成了河口最美的风景。竖立的锣鼓声中更是食出了一种挺直的味道,赞叹美味的同时,不由自主领略了河口的大河风情。每年的开河时节,在寒雪未销尽的开阔河岸上,众人围了鱼锅,你一筷,我一箸,大块朵颐。似乎河口两千多年的风涛,以及那穿越了时空的祥鸟声,都落在了这一口锅中,落在了辣椒炖过的鱼上,落在一一张张朴拙的笑脸上。一河野野的涛水中,那仿佛天地噬咬的窗窗窄窄的流凌声,犹如“夜来幽梦忽还乡”,更觉恍如一梦,风情不老。这是我吃过的最有意味的炖鱼。

海生不浪遗址在河口的一处缓岸上,我曾问一个考古学家,海生不浪人吃什么?很多年后,他很认真地告诉我,海生不浪人吃过鱼汤泡糜米饭。他目光坚定地说,在距河口不足60公里的地方,就是故美稷的旧址,以出产黍稷而驰名天下。黍稷的培植差不多有七千年的历史,这些人与河口同源同族,使用相同的工具,有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共同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这让人惊异,原来河口两岸种植黍稷,食黄米糕的历史,与黄河一样源远流长。

在庸常的日子里,味蕾有时是很任性的,或许,它只是怠懈了,想来一次涅槃。它常常挣脱你的口味,会异想天开去寻找一款味道,甚至违反你的习惯。这款味道可能不是什么美味,但它一定有原生性的味道,可以调整你的情绪,也可以慰藉你的乡愁。也许你毫无意识,却是你丰富生活累积的一次突然绽放。我曾问河口一个“苍蝇店”的掌勺师傅,可不可以做出一手纯粹的农家菜。他很自信地说,我理解的农家菜就是不用调料,把食材的原香激发出来。果然他做了六个菜,没用任何调料。这味道是食材的味道,但最终他还是说了一句:“放点辣椒会更好!”问他为何,他说,辣椒可以把味觉固定下来,也可以调整出你想要的味道。我想,任何一种地方食材,都氤氲着股股的底气,张扬或提纯这种底气,是不是一方味道独善其身的法则与秘诀呢?

一方水土的馈赠,最适宜这方水土的百姓。美食最好的意义,莫过于对一方人生老病死的安慰。灵魂安妥了,人生便少了很多空洞与寂寞。一方水土的美食,取悦的是一方水土的生活与人生。黄河与黑河交汇的地方,同样是黍稷,做糕之外,小米熬制的麻糖,虽然不像酸米饭那样香腴上有诸种变化,但它清甜的口味缠绕在舌尖上,地气赋予的那种清和恬淡,像磨平了棱角的时间,波澜不惊,香醇平静,回味却悠长,如坐春风。

一个地方声色上的纵容,很多时候是对味觉的一个怂恿,也是一个归纳。适宜的气候、土壤,造就了河口的辣椒和葡萄。辣椒与葡萄是火与水在一块土地上奇妙的融合,相互福荫,缔造了独具特色的物产。蕴藉其中的也不仅仅是一个食物的道理。辣椒与葡萄,很像是河口人粗犷的性格与明朗的内心。在河口锣鼓后面站着的河口人,把生活敲出震天的欢声,恰是这火与水的绝唱。每个地方文化的彰显,都有独特的形式。河口历来以辣椒取悦舌尖,葡萄的声色,河口人似乎并没有赋予它更多的意象。河口的辣椒和葡萄依然有蕴藉的空间,却还没有形成拔天的声势,在低回婉转中,像一个长长的幽梦,等待时光的流转。很多时候,物产往往积淀着时光的色香味,一旦与天水般的原生态。风涛里的河口,早在清初就是黄河上一处繁华的水旱码头,桅杆幢幢,白帆张岸,粮油大道上舟楫后浪推前浪股穿梭,带来河口二百多年的繁荣。一对河口龙王庙的铁旗杆,盘桓着,白帆张岸,粮油大道上舟楫后浪推前浪股穿梭,带来河口二百多年的繁荣。一对河口龙王庙的铁旗杆,盘桓着,白帆张岸,粮油大道上舟楫后浪推前浪股穿梭,带来河口二百多年的繁荣。

山川是故人,饮食亦可亲。一方水土清澈的抵达,潜藏着美好的渊数。人间烟火,世上的传奇莫过于一餐一饭对世事的雕塑。一日三餐,盘中五味,天下风物尽在其中。

流动的歌谣

(组诗)

□戈三同

去机场送母亲

母亲,我知道
不借助钢铁的翅膀
是无论如何,承载不起
你浓浓的别情

你担心这一去
你独守,又每天擦拭的
那些熟悉的物件
还有北山上,那块寂寞的碑石
以及晚辈们,潦草的日子
因失去你手温
而一天暗淡下去

你还担心,常来院子里的
那一拨麻雀,自此创出的
会不会,只是一把流泪的黄土

但飞机骤然起飞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此行
你也只是,顺手牵一朵
北方的云朵,去女儿的南方
擦拭你另一片漂泊的乡土

时间的废墟

小区里,该融化的积雪
化掉多日了
但楼后背阴处,积下的
那个大雪堆,还像一块风叼不去
也啃不动的硬骨头

我看见门卫老王,今天
用一个中午的功夫
替阳光,弯下腰
给这时间的废墟,插上飞去的
翅膀

师徒说

不要懒惰、推诿、扯皮、口水
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埋下身子
就像现在,工具可以再简陋些
愿望可以再现现实。时光易逝
不要轻易开口说话,不要
一开口,就要放下手中的活计
汗水终有一天会结晶为珍珠
石头也将在某一时刻打磨成玉
还要像一只掉队的蚂蚁
把铁的纪律,楔如自己匆忙的
一生

屋前

小风吹过,日头晒过
黄昏的晾衣绳上,一袭白色棉被
散发出烤面包一样,持久的芳香

勿剪菜色,这个从工地
匆匆赶回来的女人
匆匆把棉被,抱进瘦小的怀里

寒来暑往。每当这一团
抓到手的阳光,摊在屋里
一个孱弱身体的咳嗽声上

她才允许

微凉的夜色覆盖住自己

老伴

这是绿化带旁安静的甬道
这是一个平常的早上

此刻,母亲稀疏的白发
像随时被风吹散,又被树丛
惊飞的一只绿鸟,扇起的火苗

七十多岁,每天手扶轮椅
推送日暮的父亲下楼。用她的
眼睛给他

捕捉花朵、飞鸟,稍纵即逝的飞霞
以及远处,一些明亮的事物

给他捡拾近旁的话语、童音
一闪而过的背影
栅栏上,一株向上攀爬的喇叭花

这让每一次折返,因内心的充盈
而变得轻快。像老迈的血管
注入新的血流,也让十多层高的
楼

菜场一幕

七月的炙热
逼得万物聒噪,此刻,又逼停
一辆吃重的胶轮菜车

女人快步,跟来
给汗水浸泡,陡峭的脊背
逼过二两春风般体贴

她仰头,拧干一条毛巾
又像拧干了,一条大暑
抖开的一小片薄薄的白云

星诗空

北国风光



云端

汤青

摄